

高阳作品

壹

慈禧全传

玉座珠帘

下

高阳◎著



華夏出版社

墨金珠市



（明）徐子檢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座珠帘

高阳◎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玉座珠帘/高阳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3

(慈禧全传; 3)

ISBN 7-5080-2261-0

I. 玉…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486 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玉座珠帘

作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宏伟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9.875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上下册)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目 录

权阉乱制	493
黄雀在后	501
飞章入奏	508
权阉落网	517
密旨处决	527
母后震怒	538
民教相仇	550
天津民变	559
御前会议	578
荅臣忧国	585
江督被刺	592
风声鹤唳	598
尚书挂冠	613
醇王得子	620
姐弟情深	630
立后之争	638
痛失元勋	650
彭郎巡江	663
为民除虎	674
冠盖京华	686
大婚盛典	695
母子失和	716

躬亲大政	726
议兴土木	738
报效木植	748
欲取姑予	758
天子微行	776
词臣得宠	783
骗局初露	797
天象示警	808
天颜震怒	813
重臣交谏	817
议停园工	830
重谴恭王	835
两宫干预	847
恶仇初起	853
词臣媚主	858
天子天花	869
母后摄政	886
不祥之兆	892
贤王忧国	898
初议立嗣	901
咫尺天涯	910
天崩地坼	917
议立新君	920
午夜迎驾	926
斥退佞臣	934
皇后殉节	942

权阉乱制

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到内务府来求见明善，屏人密谈，说是安德海已经跟他说过，奉慈禧太后懿旨，到江南公干，要带几个人走。

“喔！”明善问道，“他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是传懿旨，还是来跟你商量？”

“既不是传懿旨，也不是跟我商量，仿佛就是告诉我一声。”

“那么，你现在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是跟我说一声呢，还是怎么着？”

“太监不准出京。现在小安子胡闹，我不能不跟明大人回一声。”

“好，我知道了。”明善答道，“小安子告诉你一声，你听听就是了。你现在来跟我回，我也是听听。”

“这……！”那总管太监很老实，有些莫名其妙，“明大人，”他着急地说，“这要出事的啊！一出事，吃不了兜着走，怎么行呢？”

“没有什么不行！明善看他老实，教了他一着：“小安子说奉懿旨，你就‘记档’好了！”

那总管太监明白了，一记了档，将来不出事便罢，一出事就有话好说，安德海是翊坤宫的人，来传慈禧太后的懿旨，还能不遵办吗？

于是他如释重负地笑着，给明善恭恭敬敬请了个安：“多谢明大人指点。”

“你懂了就行了。回宫告诉你的同事，小安子的靠山硬，少说他的闲话。”

“是。我马上告诉他们，就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一点都不错。”明善又问，“他到底哪一天走啊？”

“挑的是七月初六。宜乎长行的好日子。”

“好日子！对，对，好日子！”明善冷笑着，停了一下又问，“万岁爷知道这回事儿不？”

“那倒不清楚。我没有跟万岁爷回，大概小李总会说吧！”

“嗯。”明善随随便便地说，“我托你捎个信给小李，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点小玩意，进给万岁爷。”

敬事房总管辞出内务府，回到宫里，第一件事就是叫小太监取过“日记档”来，把安德海的话当做“传懿旨”，据实笔录，然后坐下来细想经过。他人虽老实，却颇持重，心想太监之中，十个有九个与安德海不和，但也有些是他一党，如果自己把明善的话，跟大家一说，必定有人会去告诉他。他可能会想，说这话的意思何在？如果他聪明的话，必定会想到，这是惟恐他出京不速，显见得不怀好意。这样心生警惕，安德海必定有比较妥善的安排，甚至打消此行，而不论如何，他一定会设法报复。那一来岂非弄巧成拙，自招祸害？

想通了这其中的关键筋节，他觉得装糊涂最妙。反正只要自己将来有卸责的余地，安德海的一切，大可不管。于是他什么话都不说，只叫人把小李找来，悄悄告诉他说，明善要见他一面。

“大叔，”小李问道，“明大人找我，总还有别的事吧？”

“没有听说。”

“那么，大叔，”小李又问，“小安子的事儿，你总知道了吧？”

“我知道。”总管太监神色自若地反问一句，“咱们得尊敬主子是不是？”

怎会说出这句话来？小李细想一想，明白了他的态度，连连答道：“是，是！怎么能不尊敬主子？那不遭天打雷劈吗？”

谈到这里，不必再多问什么。第二天一早，等皇帝上了书房，小李兴冲冲地赶到内务府求见明善。请安站起，只见明善开了保险柜，取出一具装饰极其精致的小千里镜，交到他手中说：“刚得的一个小玩意，托

你进给万岁爷。”

小李答应着，当时就把千里镜试了一下，明善的影子，在他眼中忽大忽小，十分好玩。

“这个给你。”铮然一声，明善把一块金光闪亮的洋钱，往桌上一丢。

小李大喜，笑嘻嘻地先请安道谢，然后取过金洋来看，只见上面雕着个云鬓高耸、隆鼻凹眼的“洋婆子”的脑袋，便即问道：“明大人，这是谁啊？”

“是英国的女皇帝。”明善又说，“英国金洋最值钱，你好好留着玩儿，别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了，可惜！”

“不会，不会。明大人的赏赐，我全藏着。”

“我问你，”明善放低了声音问道，“小安子的事，万岁爷知道不知道？”

“知道。”

“万岁爷怎么说？”

小李不即回答，很仔细地看了看窗外，然后伸手掌到腰际，并拢四指往前一推，同时使了个眼色。

“喔，这个样！”明善想了好一会又说，“打蛇打在七寸上，要看准了！”

“是，我跟万岁爷回奏。”

“不，不！”明善使劲摇着手说，“你不必提我的名字，你心里有数儿就行了。我知道万岁爷少不了你。”

这句话把小李恭维得飘飘欲仙，同时也助长了他的胆气，觉得他应该替皇帝拿主意。但是这个主意怎么拿？倒要请教明善。

“明大人，你老看，什么时候动手啊？‘出洞’就打，还是怎么着？”

这一问，明善煞费思量。他昨天回去就跟他儿子商量过——文锡的手腕圆滑，声气甚广，当夜就打听到，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对人表示过，如果安德海胆敢违制出京，不经过山东便罢，经过山东，可要小心。

以丁宝桢清刚激烈的性情来说，此言可信。而安德海如果从天津循海道南下，则又无奈他何，现在从通州沿运河走，山东是必经之路，无论如何逃不脱丁宝桢的掌握，只要疆臣一发难，军机处便有文章好做。拿这话说给小李听，自然可以使他满意，就怕他年纪轻，得意忘形泄漏出去，或者皇帝处置不善，为慈禧太后所觉察，都会惹出极大的祸事。想来想去，总觉得是不说破的好。于是他这样答道：“沉住气！这条毒蛇一出洞，又不是就此逃得没影儿了，忙什么。”

看样子明善是有了打算，不过不肯说而已。小李也不便再打听，回到宫里，把那小千里镜进给皇帝，又悄悄面奏，说就怕安德海不出京，一出京便犯了死罪，随时可以把案子翻出来杀他。又说恭王和军机大臣必有办法，劝皇帝不必心急，静等事态的演变。

“好！”皇帝答应了，“不过，你还得去打听，有消息随时来奏。”

于是小李每天都要出宫，到安家附近用不着打听，只在那里“大酒缸”上一坐，便有许多关于安德海的新闻听到。到了七月初六那天，亲眼看见十几辆大车，从安家门前出发，男女老少，箱笼什物，浩浩荡荡地向东而去。

“小安子走了！”

“真的走了？”皇帝还有些不信似的，“真有那么大胆子？”

“小安子的胆子比天还大。”小李答道，“好威风！就像放了哪一省的督抚，带着家眷上任似的。”

“还有家眷？倒是些什么人哪？”

小李不慌不忙地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来。“奴才怕记不清，特意抄了张单子在这儿。”接着便眼看纸上，口述人名，“有他花一百两银子买的媳妇儿马氏，有他叔叔安邦太、族弟安三，有他妹子和侄女儿——名叫拉仔，才十一岁。外带两名听差，两名老妈子。”

“哼！”皇帝冷笑，“还挺阔的。”

“听说到了通州，还得雇镖客。”

“什么？”皇帝问道，“什么客？”

“镖客。”小李接着解释镖局子和镖客这种行业，是专为保护旅客或者珍贵物品的安全，“小安子随身的行李好几十件，听说都是奇珍异宝，所以得雇镖客。”

“喔！”皇帝问道，“他真的带了人到江南去做买卖？是些什么人？”

“陈玉祥、李平安……”小李念了一串太监的名字。

“这还了得？”皇帝勃然动容，“非杀了他不可！”

小李想奏劝忍耐，但话到口边，突然顿住。在这一刹那，他的想法改变了，安德海一出京，罪名便已难逃，皇帝就这时候把他抓回来砍脑袋亦无不可。所以他的沉默，意味着并不反对皇帝这么做。

但是，皇帝却只是一时气话，并不打算立刻动手，实际上他也还不知道如何动手。有慈禧太后在上，不容他自作主张，安德海所以有恃无恐，道理也就在此。

皇帝一直到这时候才发觉，这一关不设法打破，要杀安德海还真不易。想来想去，只有跟慈安太后去商量。

“皇额娘，”他说，“宫里出了新闻了！”

慈安太后一听就明白，先不答他的活，向玉子努努嘴，示意她避开，然后问道：“你是说小安子？”

“是！”皇帝很坚决地表示，“这件事不严办，还成什么体统？什么振饬纪纲，全是白说！”

慈安太后不做声，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始终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皇帝满意？

“皇额娘，”皇帝愤愤地说，“这事儿我可要说活了。”

“你别忙！”慈安太后赶紧答道，“等我慢慢儿琢磨。”

“琢磨到哪一天？”

“你急也没有用。”慈安太后陪着听了八年的政，疆臣办事的规矩，自然明白，“他不是说要到江南吗？两江地方也不能凭他口说要什么，

便给什么，马新貽或是丁日昌，总得要请旨。等他们的折子来了再说。”

这句话提醒了皇帝，他找到了症结。“折子一来，留中了怎么办？”他问，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这样的奏折，慈禧太后一定会把它压下来。

“对了！”慈安太后说，“我就是在琢磨这个。办法倒有，不知道行不行？等我试一试。”

她的办法是想利用慈禧太后最近常常闹病的机会，预备提议让皇帝看奏折，一则使得慈禧太后可以节劳休养，再则让皇帝得以学习政事。慈禧太后不是常说，皇帝不小了，得要看得懂奏折？而况现在书房里又是“半功课”，昼长无事，正好让皇帝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

慈禧太后深以为然，当天就传懿旨：内奏事处的“黄匣子”先送给皇帝。不过慈禧太后又怕皇帝左右的太监，会趁此机会，从中舞弊，或者泄漏了机密大事，所以指定皇帝在翊坤宫看奏折。这样，她才好亲自监督。

皇帝这一喜非同小可。每天下了书房就到翊坤宫看折子，打开黄匣，第一步先找有无关于安德海的奏折？十天过去，音信杳然，皇帝有些沉不住气。

“怎么回事？”他问小李，“应该到江南了吧？两江总督或是江苏巡抚，该有折报啊！”

“早着呐！”小李答道，“小安子先到天津逛了两天，在天齐庙带了个和尚走。”

“哪儿又跑出个和尚来了？”

“那和尚说要回南，小安子很大方，就带着他走了。”小李又说，“到通州雇镖客又耽误了一两天。这会儿只怕刚刚才到山东。”

小李料得不错，安德海的船，那时刚循运河到德州，入山东省境。

德州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安德海决定在这里停一天。两艘太平船泊在西门外，船上的龙凤旗在晚风中飘着，猎猎作响，顿时引来了

好些看热闹的人，交相询问，弄不明白是什么人在内？

“大概是钦差大臣的官船。”有人这样猜测。

“不对！”另一个人立刻驳他，“官船见得多了，必有官衔高脚牌，灯笼上也写得明明白白。怎么能挂龙凤旗？”

“那必是宫里来的人。”有个戏迷，想起《法门寺》的情节，自觉有了妙悟，极有把握地说，“对了！一定是太后上泰山进香。”

“你倒不说皇上南巡？”另一个人用讥笑的语气说，“如果是太后到泰山进香，办皇差早就忙坏了！赵大老爷也不能不来迎接。”

“你知道什么？”那戏迷不服气。“不能先派人打前站？你看，”他指着船中说，“那不是老公？”

“老公”是太监的尊称。既有老公，又有龙凤旗，说是太后进香的前站人员，这话讲得通，大家都接受了他的看法。

“咱们还是打听一下再说。”有人指着从跳板上下来的人说。

那人是在安德海家的一个听差，名叫黄石魁，撇着一口京腔，大模大样地问道：“你们这儿的知州，叫什么名字？”

“喔！”想要打听消息的那人，凑上去陪笑答道，“知州大老爷姓赵，官印一个新字，就叫清澜，天津人。”

“你们的这位赵大老爷，官声好不好啊？”

“好，好，很能干的。”

“既然很能干，怎么会不知道钦差驾到？”黄石魁绷着脸说，“还是知道了，故意装糊涂？他是多大的前程，敢端架子！”

“那一定是赵大老爷不知道。”那人大献殷勤，“等我去替你老爷找地保来，让他进城去禀报。”

“不用，不用！”黄石魁摇着手说，“看他装糊涂装到什么时候？”

“请问老爷，”那人怯怯地问道，“这位钦差大人，是……？”

“是奉旨到江南采办龙袍。”黄石魁又说，“除非是皇太后面前一等的红人，不然派不上这样的差使。”

“是，是！请问钦差大人的尊姓？你老爷尊姓？”

“我姓黄。我们钦差大人，是京里谁人不知的安二爷。闲话少说，”黄石魁问道，“这儿什么地方能买得到鸭子，要肥，越肥越好！”

“有，有。我领黄老爷去。”

“就托你吧！”黄石魁掏出块碎银子递了过去，“这儿是二两多银子，买四只肥鸭，多带些大葱。钱有富余，就送了你。”

钱是不会有富余的，说不定还要贴上几个。那人自觉替钦差办事，是件很够面子、可以夸耀乡里的事，就倒贴几文，也心甘情愿，所以答应着接过银子，飞奔而去。

黄雀在后

这时在知州衙门的“赵大老爷”，已经得到消息，丁宝桢下了一道手令，叫德州知州赵新注意安德海的行踪。

手令上说得很明白，安德海一入省境，如有不法情事，可以一面逮捕，一面禀报。因此赵新早就派出得力差役，在州治北面边境上等着，一发现那两条挂着龙凤旗的太平船，立即驰报到州。及至船泊西门，黄石魁托人去买鸭子，旁边就有人听得一清二楚，也是立刻就报到了赵新那里。

“怎么叫‘不法’呢？”赵新找他的幕友和“官亲”来商议，“按说挂龙凤旗就是不法。凭这一点就能抓他吗？”

“抓不得！”姓蔡的刑名老夫子，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这个姓安的太监，当年诛肃顺的时节，立过大功，恭王都无奈其何！东翁去抓他，真正叫‘鸡蛋碰石头’！”

“话是不错。”赵新问道，“对上头怎么交代？”

“也没有什么不好交代，姓安的并无不法情事，连鸭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并未骚扰地方，何可谓之‘不法’？”

“不然！”有个“官亲”是赵新的远房侄子，人也很精明，“他们自己花钱买鸭子，正见得他们没有‘勘合’。”

“勘合”是兵部所发，凡奉准出京的官兵，每到一个驿站，必须缴验勘合，证明身份，同时取得地方的一切供应。所以出示勘合，不但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应享的权利，如果安德海有勘合，吃两只鸭子就不必自己花钱了。

大家都觉得他的看法不错，只有蔡老夫子独持异议：“就算没有勘

合,也不能证明他不法,谁敢说他没有懿旨?你又不能去问他!”

赵新决定不抓安德海了,但说:“禀报总得禀报啊!”

“也不行!”蔡老夫子又摇头,“丁宫保刚介自许,做事顾前不顾后,倘或根据东翁的禀报入奏,太后只说一句:一路都没有人说话,何以那赵某无事生非?东翁请想,丁宫保圣眷正隆,而且是据禀出奏,不会有处分,东翁可就做了太后的出气筒了!”

这话说得很透彻,赵新深以为然,但也因此遇到了难题,这样不闻不问,虽不会得罪宫里的太后,却要得罪省里的巡抚,不怕官只怕管,得罪上司,马上就会丢官。因而赵新皱着眉在那里踱来踱去,不知何以为计?

幕友们不能眼看东家受窘,悄悄商量的半天,总算有了个结论,禀报一定要禀报的,只看用什么方式?有人提议上省面禀,蔡老夫子认为这万万使不得,倘或丁宝桢当面交代一句:把安德海抓了起来!不奉令不可,奉令办理了出了事又口说无凭。那就糟得不可救药了!

“我倒有一计,”仍旧是赵新的侄子出的主意:“用‘夹单’如何?”

下属谒见上司写履历用“红手本”,有所禀报用“白手本”,但有些事不便写明在手本上,譬如孝敬多少银子作寿礼之类,就另纸写明,附在手本内,称为“夹单”。夹单不具衔名,所以向来由上官随手抽存,不作为正式公文。

踱了半天方步的赵新停住脚说:“我刚才琢磨了半天,把道理想通了,上头要出奏,天坍下来自有长人顶,祸福不见得与我有关。就怕不出奏,留个禀帖在那里,不晓得哪天翻了出来,我非受累不可。用夹单这个主意,好就好在可以不存案。准定这么办,不过,也不必忙,这不是什么捻匪马贼到了,用不着连夜飞禀。”

“东翁说得是。”蔡老夫子答道,“不妨再看看,等他们动身那一刻再禀报,也还不迟。”

“对,对!送鬼出了门,就没有我们德州的事了。”赵新的侄子附和

着。商量停当，各自散去。赵新总觉得还有些不放心，把他侄子和蔡老夫子找了来，提议换上便衣，悄悄到西门外去窥探一番，到底是何光景？

蔡老夫子比较持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侄少爷”年轻好奇，全方怂恿，拗不过他们叔侄，蔡老夫子也就答应了。

三个人都只穿着一件纱衫，各持一把团扇，用作遮脸之用。到了西门外运河旁边，只见岸上在看热闹的，总有三、五百人之多。那天是七月二十，月亮还没有上来，岸上一片漆黑，但船上却是灯火辉煌，船窗大开，遥遥望去，舱中似乎女多于男，正在品竹调弦，玩得很热闹。

“怎么，还弄了班女戏子？”

赵新刚问得一声，一阵风过，果然听得弦索叮咚，只是他怕人发觉真面目，站得太远，听不真，看不清，便叫他侄子去细看一看。

挤到人丛前面一看，非常好玩，八个浓妆艳抹，二十来岁的女子，团团坐着，有的弹琵琶，有的拉胡琴，有的吹笛子。一样乐器，两个人伺候，弹琵琶的自己只用右手轻拢慢捻，另有个人替她按弦，那个人一手按弦，另一只手又拉着自己的胡琴，又有另一个人替她按弦。这样交错为用，居然并未纠缠不清。把岸上的人都看得傻了。

赵新的侄子，却是另外有所瞩目，看到上首正中坐着个太监，二十来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张带些女人气的脸，另有些男女老少，围坐在他左右。心想这就是安德海了，看样子不像个坏人，怎会如此胆大妄为？

“你瞧见没有？”他听见旁边有人指着船上说：“那里挂着件龙袍！”

“对了，看见了。”

“听船下的人说，明天是安二爷生日，要让大家给龙袍磕头。”

“这是什么规矩？”有人在问，“老公生日，给龙袍磕头干什么？”

“就是啊，我也奇怪。一问，据说安二爷是这么说的：你们大家替我拜生日不敢当。为人总要不忘记本，我有今天，全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你们朝龙袍磕头行礼，也算替我尽了孝心了。”

这算什么礼数？无非挟龙袍以自重而已！赵新的侄子想，这就是